



马萧萧笔下的婆婆丁

◎牛钟顺

当我从马萧萧先生长子马向前手中,接过《马萧萧诗歌》上下集时,即刻感受到了先生对家乡的那份深情,眼前也似乎又看到了那随风飘散的婆婆丁,正带着先生的思念飘向远方。这部诗集不仅是对先生诗歌创作的全面展示,更是对先生一生情感与追求的深刻诠释。

马萧萧,原名马振,1921年4月出生于安丘。他的一生可谓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紧密相连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文化的繁荣。自20世纪五十年代,先生以笔名“马萧萧”闻名于诗坛。他的诗歌既有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,也有对人性光辉的细腻描绘,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,如同一股清泉,滋润着人们的心田,让人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一片宁静港湾。

作为一名书法家、画家、学者,先生的艺术造诣同样令人钦佩。他的书法作品笔力遒劲,气韵生动。他的画作则以其独特视角和深邃情感,展现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的完美融合。

在先生的职业生涯中,他曾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中国楹联学会会长等职务,其间积极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和楹联艺术发展,参与各种文化交流活动,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为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。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艺术家,更是一位文化教育推动者。

二十多年前,在北京的一次文化活动中,我有幸与先生相遇。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几岁,但那份对家乡的深情,却让我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。当我向先生提及他以安丘之子名义写的诗歌《婆婆丁》时,先生的眼神中闪烁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,随即他轻声吟

诵起了那首诗:

婆婆丁开黄花,
半山后里是俺家。
婆婆丁随风飞,
五湖四海绕嘎里飞。
婆婆丁情意真,
到了哪里都扎根。
婆婆丁赛黄金,
忘不了安丘水上养育恩。

他告诉我,每当看到婆婆丁时,他都会想起家乡的那片土地,想起那些曾经陪伴他度过童年时光的亲人和朋友。那些记忆如同婆婆丁的根,深深扎在他的心底,无法割舍。婆婆丁,这种在田野间随处可见的植物,或许在许多人眼中只是杂草一堆,但在先生眼里,却承载着无尽的乡愁。

在先生的讲述中,自然界中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特意义,它们或绚烂夺目,或平凡

质朴,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生命的故事。比如家乡田野上这司空见惯的婆婆丁,每当春风拂过便随风摇曳。它的花朵虽小,却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;它的叶子虽薄,却能承受住风雨的洗礼;它的根虽细,却能深深地扎进泥土里,汲取着生命的养分。

这就是婆婆丁,一种看似平凡却又充满生命力的植物。它在先生笔下,被赋予了绵延的乡愁,焕发出了无穷的魅力。它已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,更是一种情感寄托。它的黄花,如同家乡的阳光,温暖而明亮;它的叶子,如同家乡的土壤,厚重而坚实;它的根,如同家乡的记忆,深远而绵长。

如今,每当翻阅那部沉甸甸的《马萧萧诗歌》,我总会想起那片片嫩绿的婆婆丁。它们仿佛在风中摇曳,向我诉说那些关于家乡、关于生命、关于追求和梦想的故事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望雪

◎邢建建

鹊噪窗间月落枝,晚风吹彻玉参差。
一天雪意拾不得,空有诗心无好诗。

咏菊

◎张清奇

野蹊篱落植根芽,待到秋来始绽花。
不慕春芳争暖日,却怜梅品秀寒葩。
严霜何奈亭然骨,流彩堪羞莞尔霞。
笑倚西风神自若,吐奇迷客忘归家。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农家喜乐图(通韵)

◎杜瑞红

农家小院恋黄昏,白菜颗颗喜煞人。
时逢小雪寒风劲,一双忙碌身,紧收藏,忘却劳辛。夏播种,秋尽心,收获满门。

【商调·满堂红】

赏红叶柿岩(新韵)

◎徐娟

火苗激荡柿岩山,也波山。激情澎湃俺心田,也波田。天灿地灿人人灿,也波灿。画没完,醉得酣,意连连,夕阳忘记落西山。

远去的纺车

◎单立文

寒冬时节,村里人都在家猫冬。儿时记忆中,冬天空闲了,母亲常领我娘家,一住十天半月。

我姥娘家是夏庄的李家官庄,是个积年的老村。我很小的时候,外祖父就去世了,外祖母带着小姨、小舅生活。外祖母很能干,冬天也不闲着,总是坐在炕上纺棉花。

外祖父家里置备有一台纺车。纺车由锭子、绳轮和手柄组成。纺车头用木头做成,有一根细细长长、圆圆粗粗的铁锭子,另一头连着另一部分纺车架。

纺车架用木架固定,两头分别有四块薄薄的木片匀称地撑起,被细麻绳攀起圆鼓状,中间被木制轴承粗粗连接。

当右手摇动纺车架柄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时,就带动纺车头部的细铁锭,像轴承一般用铁片固定在木头上,用结结实实的粗线绳维系,一头连着铁锭子,另一头连着另一部分纺车架。

纺车架用木架固定,两头分别有四块薄薄的木片匀称地撑起,被细麻绳攀起圆鼓状,中间被木制轴承粗粗连接。

俗话说:“嫁汉嫁汉,穿衣吃饭”。外祖母嫁给外祖父,就是因为外祖父家里有一台纺车,能够自给自足。外祖母心灵手巧,很快就学会了纺棉花。

生产队秋天把春棉花和秋棉花摘掉卖给国家完成订购任务后,就按人口、按工分值把剩余的籽棉分给社员。

家家户户用轧花弹花机把棉籽脱粒后,加工成棉絮,由棉絮分片手搓成一根根花筒(俗称花布剂子),最后右手摇纺车,左手捏花布剂子往铁锭上,边缘棉边抽花,就是纺棉花,最后在铁锭上一层层地缠出一个两头尖中间圆的线穗子。

棉花纺成线,还要经过拐线、浆线、染线、洗线、晾线、络线、走绺、掏综、装机等等诸多工序,才能织成布。再通过染布、裁剪、缝制,才有了衣穿。

外祖母在家只纺棉花,由棉絮抽出线,村里有专门的织布机织布。

在外祖母家,我常看到外祖母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里忙忙碌碌,伴随着纺车的吱吱唔唔声酣然入睡。

有时半夜醒来,朦胧中觉得灯还在亮着,揉揉眼一看,外祖母还在扯着线穗子不停地纺着。

从棉絮里向外抽线,就仿佛线是现成的,早就藏在棉条里了。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刮着,屋内的纺车在不停地转着。

把棉花纺成线后,找个暖和天,外祖母把纺好的线归拢到一起。经过仔细称重、计算,按重量计算出长度,再按各自需要,研究出经纬线的颜色搭配,想好要织成的条纹,把那些线理顺好,才送去织布。

那年冬,我考上了重点初中,外祖母专门纺了几穗子羊毛线,让母亲给我打了一件羊毛衣。穿在身上,很是轻暖,羊毛衣就一直伴我考上高中。

我结婚家里翻盖了新屋,纺车仍然安静地待在角落,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时光里的往事。



冬日蛰伏

◎刘铭涵

入冬后,人们开始惧怕在严寒中出门,冬天看起来凛冽而严肃。
但冬天,不是凋零,而是潜藏。大雪可以把所有不愿动的生命埋起来,秋收冬藏,日月盈仄——故言冬天不是季节的结束,而是新一轮四季的沉淀与蛰伏。

冬天的风雪从不遮掩掩掩,一贯单刀直入。大雪可以纷纷扬扬,寒风也可以彻骨般猛烈。寒流义无反顾地把降温送达,它总是一遍遍地强调着冷空气的主

粒或干瘪或饱满的种子,都在孕育着一些或明或暗的希望。等到冰消雪融,总会有希望的嫩苗破土而出,迎着春风,颤颤巍巍地生长。

冬天的风雪从不遮掩掩掩,一贯单刀直入。大雪可以纷纷扬扬,寒风也可以彻骨般猛烈。寒流义无反顾地把降温送达,它总是一遍遍地强调着冷空气的主

导之势。

冬天给人以皑皑白雪的圣洁。雪花飘零,普盖万物,流风回雪,一片苍茫,天地为之默然。冬天又像一首深沉的诗歌,言尽而意不止,意在言外。

我们都是风雪中的赶路人,因相遇摩擦,融化了彼此肩头的雪,我祝愿你在冬天遇见和你契合的那片晶莹的雪花。

围炉煮茶

老渡槽

◎王树文

河流上横着几个渡槽。

它们或者联结南北,或者贯通东西,将几段人工挖掘的河完美地衔接起来,成为一条长龙。每年的旱季一来,奔腾翻涌的流水从源头——五莲县境内的墙夼水库出发,然后浩浩荡荡,蜿蜒曲折,一路长长流泻,历经枳沟、悦石桥子、吴家楼等乡镇,滋润了诸城西乡这片广阔的原野之后,直达终点站吴家楼水库。

在这段旅程中,有许许多多的水利工程,其中,最著名的要数贾悦镇的赵古庄渡槽。

赵古庄渡槽是1958年建成的。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,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。县政府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组织全县的劳力,并发动当地的老弱妇孺,发扬愚公移山精神,开沟挖渠。于是,这条纵贯南北的水利大动脉诞生了,赵古庄渡槽也就诞生了。

小时候,渡槽是我走姥姥家的必经之路。它通体长约五十米,宽约三米,桥面中间一米多是露天的。过桥的时候,南来北往的行人只能经左右各不足一米的窄窄的桥面通过,下面就是深达十几米的河床……

渡槽里无水的时候,胆大的人能够勉

强通过,有水的时候,槽中水流湍急,晃得人目眩头晕、心惊肉跳。胆小的人更是心中惴惴,不敢行走,往往要蹲下来,慢慢地挪过去……

我也是受到过这样的惊吓的。大约五六岁的时候,父母和我一起去姥姥家,要经过这里,我踌躇不前。最后,我不得不独自走下河堤,蹚水从渡槽下的小河里穿过去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渡槽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。首先是理解了它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对农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后来,个子高了,胆量大了,居然能够轻轻松松经过,甚至于骑自行车在上面行进。我开始欣赏渡槽了。

有水的日子里,水流脉脉,丝丝缕缕,成群的农村孩子从槽口处跳入,顺着水流来一次酣畅淋漓的漂流,再从槽尾出口处爬上岸来,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

渡槽的下面,小河潺潺,春天的时候有无数的鸭子在清浅的水面上游逛;夏季来临,雨水丰沛,滔滔的河水汹涌而来,蔚为壮观;接下来,一汪秋水澄碧,相望于蓝天白云,陶醉了野鸭,乐坏了白鹭……

渡槽,应当算是当地的一道最美的景观的。

后来,随着安五路的建成,我们去姥

娘家走亲戚,就改成公路了。与赵古庄渡槽的别离,从此开始。不曾料想,这一别,竟然一下子逾越了三十年之久。

今年端午节刚过,父亲突发奇想,说,听说赵古庄渡槽改造了,究竟是怎么个改造法儿?带着疑问,我与父母一起,驱车北行十里许,来到了渡槽的身旁,一睹这庞大水利工程的伟岸与雄浑。

渡槽跟从前一样,并没有什么修缮的痕迹。钢筋混凝土筑起的结构,贯通南北,在经历了岁月剥蚀之后,依然坚强地挺立着,桥墩还像当年一样挺拔。

六十几载的岁月,想不到它居然还是这样强壮。它曾经忍受过狂风的裹胁,忍受过寒雪的掩埋,忍受过烈日的炙烤,忍受过暴雨的拍打与浸泡。水流压不垮它,鞋履踩不坏它……

岁月流逝间,它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两个职责——疏浚水流,浇灌沃野;连通南北,方便行人。它的身板因奋斗而愈益强壮,它的生命因奉献而愈发灼灼生辉。

赵古庄渡槽,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,从岁月的深处款款走来,又走向未来的深处。它如一尊庄严而巍峨的雕像,屹立在人们不屈不挠、筚路蓝缕的精神天空。

